



Fountain / 上海译文出版社

致命引擎系列 四部曲

菲利浦·瑞弗 著

电影《掠食城市》原著小说

彼得·杰克逊监制 《指环王》团队制作



总目录

致命引擎
罪孽赏金
邪恶装置
黑暗平原



Philip Reeve

MORTAL
ENGINES

致命引擎

[英] 菲利普·瑞弗 著 姜迪夏 译

电影《掠食城市》原著小说

彼得·杰克逊监制 《指环王》团队制作

在千年后的废土世界上开启全新的史诗冒险之旅

卫报奖、卡内基奖、美国图书馆联盟最佳青少年小说奖作者作品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致命引擎（致命引擎系列1）

作者：【英】菲利普·瑞弗

译者：姜迪夏

责任编辑：黄雅琴

本书由文川网（docsriver.com）入

驻商家【大红电子书】整理提供

目录

第1卷

- 1 狩猎场
- 2 瓦伦丁
- 3 垃圾弯道
- 4 野外
- 5 市长大人
- 6 斯匹德威尔
- 7 伦敦上层
- 8 贸易聚落
- 9 “鬼面鱼”号
- 10 “秘层电梯”号
- 11 天空之城
- 12 气囊和船舱
- 13 复活者
- 14 公会殿堂
- 15 锈水沼泽
- 16 贮粪槽
- 17 海盗镇
- 18 贝维斯
- 19 哈萨克海
- 20 黑岛
- 21 在工程馆里
- 22 史莱克
- 23 美杜莎

第2卷

- 24 一名联盟特工
- 25 历史学家们

- 26 永固寺
- 27 阿肯伽斯博士的回忆
- 28 天堂山上的陌生人
- 29 回家
- 30 迎接英雄
- 31 窃听者
- 32 恰德雷·珀玛罗伊保驾护航
- 33 酒水、小食和新纪元的黎明
- 34 焰火演出的点子
- 35 大教堂
- 36 骨骸残影
- 37 鸟道

鸣谢

第1卷

1 狩猎场

一个阴沉沉的春日午后，狂风呼啸，伦敦城正横穿古代北海的干涸海床，一路追逐着某座采矿小镇。

在好时节里，伦敦从不屑于捕猎如此弱小的猎物。这座庞大的牵引城曾经日复一日地追猎比这座小镇大得多的城镇，向北直到冰封荒原的边缘，向南直到地中海的沿岸。但最近任何大小的猎物都越来越稀少，一些更大的城市已经开始用饥饿的眼神打量伦敦。整整十年，伦敦都躲避着它们，潜藏在潮湿而又峰峦起伏的西部地区。历史学家公会说那里曾经是不列颠岛。整整十年，除了小小的农村或那些潮湿丘陵地带的固定村庄，伦敦什么都没有吃过。现在，市长大人¹终于认为时机成熟，可以让他的城市穿越地峡，回到大狩猎场。

这段路走了将近一半的时候，瞭望高塔上的哨卫就发现了那座采矿镇，它正在前方二十英里处啃食盐碱地。对伦敦人来说，这仿佛是诸神赐下的吉兆，就连市长大人（他既不相信诸神，又不相信吉兆）也认为这是东行旅途的一个良好开端，于是就下达了追猎的命令。

那座采矿镇觉察到了危险，调头就逃，但伦敦城底部的履带早已经开始越卷越快。没多久这座城市就隆隆前进，展开激烈追逐。它是一座移动的金属山峰，像结婚蛋糕那样一层层垒起足有七层之高，下面几层环绕在引擎喷出的烟雾中，上方几层的富豪府邸雪白耀眼，而在巅峰，圣保罗大教堂顶端的十字架闪耀着金光，从两千英尺的高处俯视疮痍大地。

这场追逐开始时，汤姆正在伦敦博物馆的自然历史展区里擦拭着展品。他感觉到了金属地板下传来的震颤信号，抬头就看见挂在展厅顶上

的鲸鱼和海豚模型摇晃起来，吊索发出轻柔的嘎吱声。

他并没有惊恐。有生以来的十五年他都住在伦敦，早已习惯了它的运动。他感觉到这座城市正在改变航向，并且逐渐加速。一股兴奋的刺激流遍他的全身，这是所有伦敦人共有的，流传自远古的狩猎之战栗。视野之内一定出现了猎物！他扔下刷子和笤帚，将手按在墙上，感受着从位于城市之肠的巨大引擎室里传来的一波波震动。是的，就是这个声音——辅助发动机的低沉脉动切入了，砰，砰，砰，好像在他骨头里敲响的大鼓。

展厅远端的门被撞开，恰德雷·珀玛罗伊一阵风地冲了进来，他的假发都歪了，圆脸因愤慨而涨得通红。“以魁科的名义……”他大声咆哮着，瞪着旋转的鲸鱼和在格子里上下跳动的鸟类模型，它们就好像要挣脱长久以来的枷锁再度振翅高飞一样，“学徒纳茨沃西！这是怎么回事！”

“是追猎，先生。”汤姆说。他很奇怪为什么这位历史学家公会的副会长在伦敦住了这么久之后，竟然还认不出这座城市的心跳。“一定是有什么好东西。”他解释道，“他们把所有的辅助发动机都开起来了。这可是好多年都没发生过的事。也许伦敦转运了！”

“呸！”珀玛罗伊冷哼一声，他看见展示柜的玻璃开始与引擎共鸣，呜呜地抖动起来，于是赶紧躲开。在他脑袋上方，最大的那件模型——一条几千年前就灭绝的蓝鲸——像秋千一样挂在缆索下扭来摆去。“那只是也许，纳茨沃西。”他说，“要是工程师公会给这幢楼加了足够的吸震材料就好了。这里有些物种标本可是十分脆弱的。现在不行！现在根本不行！”他从黑色长袍的褶子里扯出一条斑斑点点的手帕，飞快地擦了擦脸。

“先生，请问。”汤姆说，“我可以跑到下面的观景平台上去看这场追猎吗？就半小时，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一场像样的了……”

珀玛罗伊一脸震惊：“当然不行，学徒！看看这场糟糕的追猎震下了多少灰尘！你得把所有展品都再次清扫干净，还要统计损失。”

“啊，可是这不公平！”汤姆惨叫道，“我刚刚把整个展厅掸过一遍！”

他立刻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老恰德雷·珀玛罗伊对公会正式成员并不坏，但他可不喜欢一个小小的三等学徒和他顶嘴。他将身体挺到最高（仅仅比他的宽度大上那么一点儿），严厉地皱起了眉头，额头上的公会徽记都快消失在两条刷子一样的浓眉之间了。“生活从来不公平，纳茨沃西。”他吼道，“再敢放肆，等这场追猎结束之后就叫你去肠子里干活！”

在三等学徒必须执行的所有恐怖杂务之中，汤姆最恨的就是城市之肠的工作。他立刻闭嘴，卑顺地俯视着博物馆馆长那双擦得漂漂亮亮的靴子的鞋尖。

“让你在这里工作到七点，你就得在这里工作到七点。”珀玛罗伊继续说，“与此同时，我要和其他研究员讨论这场极可怕、极可怕的震动……”

他飞快地离开，一边还咕哝着。汤姆看着他走掉，然后捡起自己的工具，凄凄惨惨地回去工作。通常他并不介意打扫的工作，尤其是在这个展厅里。这里有被飞蛾蛀蠹的友善动物，还有露出大大的蓝色微笑的蓝鲸。如果他厌倦了，只需简简单单地躲进白日梦中。在梦里他是一个英雄，从空中海盗手里救出美丽的少女，从反牵引联盟魔爪下拯救伦敦，然后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就在整座城市享受多年以来第一场像样的追逐的时候，他哪儿还能做白日梦呢？

他等了二十分钟，恰德雷·珀玛罗伊没有回来。周围没有其他人。今天是星期三，博物馆不对公众开放，而且大多数公会成员和一等、二等学徒也都休假。要是他溜出去十分钟，就只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

又能有什么坏处呢？他把他的清洁用具袋藏在一头很适合藏东西的牦牛后面，迅速地穿过一头头在空中跳舞的海豚投下的影子，来到门边。

外面走廊上，所有的氩气灯也都在跳舞。两个黑袍的公会成员匆匆走过，汤姆听见了老阿肯伽斯博士的尖细抱怨声：“震动！震动！我的35世纪陶瓷都被搞得乱七八糟……”他等待他们消失在走廊的拐角，然后飞快地溜出去，走下最近的楼梯。他从21世纪展厅抄近路，经过那失落的美国文明的兽头神——米老鼠和布鲁托的大型塑料像。穿过大厦，跑过展厅。这些展厅里堆满了数千年前幸存下来的东西，当时在那场被称作“六十分钟战争”的可怕事件中，对地轨道原子弹和特制病毒炸弹一顿狂轰滥炸，古代人把自己给毁灭了。两分钟后汤姆便从边门溜了出来，来到了喧闹嘈杂的托腾汉宫路。

伦敦博物馆矗立在城市第二层的正中央，位于一片叫作布鲁姆茨伯里的繁忙区域。第一层的底部就悬挂在离屋顶只有几英尺的上方，仿佛是锈蚀的天空。汤姆挤过阴暗拥挤的马路，朝着托特纳姆宫路升降车站外围的公共视屏走去，一点都不担心自己被人看见。他挤进视屏前的人群，终于第一次瞥见了远处的猎物——由位于城市第六层的摄像头拍摄到的一团稀薄的蓝灰色模糊影像。“那个镇子叫盐钩镇。”解说员大声嚷道，“一个有九百名居民的采矿平台。它现在正以八十英里的时速朝东移动，不过领航员公会预计伦敦在日落前就能抓住她。在地峡的另一头肯定还有更多的城镇等着我们。这正证明了我们敬爱的市长大人是何等英明，他决定将伦敦再次带往东方……”

时速八十英里！汤姆敬畏地想。这是令人惊讶的速度，他渴望下到观景平台去，感受迎面扑来的风。反正他可能早就惹上珀玛罗伊先生这个麻烦了，再多偷懒几分钟时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拔腿就跑，很快来到了布鲁姆茨伯里公园，这里是第二层边缘的露天区域。此地曾经是一个优美的公园，有树林和养鸭子的池塘。但近来因为猎物短缺，这里便被用来生产粮食，草地都被翻掘起来，为卷心

菜地和藻类养殖盘腾出空间。观景平台倒还在那里，它们是一座座升高的露台，从这一级的边缘凸出去，让伦敦人可以在此处欣赏一路经过的风景。汤姆急匆匆朝最近的一座跑去。那儿早就聚集了更多的一群人，其中有好几个还穿着历史学家公会的黑袍。汤姆一边努力让自己不引人注目，一边挤到最前面，越过围栏凝视远处。前方盐钩镇已经距离不足五英里，它拼了命地在赶路，排气管垛里喷出滚滚黑烟。

“纳茨沃西！”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叫道。汤姆的心立刻沉了下去。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就站在梅利凡特边上。梅利凡特是个身材魁梧的一等学徒，朝他咧嘴笑道：“你说赞不赞？小样的一个采盐平台，倒有C20陆地引擎！正好是伦敦需要的家伙！”

赫伯特·梅利凡特是恃强凌弱者里最糟糕的那一种。这种人不是揍你或者把你的头按进马桶，而是以挖掘你的秘密为己任，找出让你最沮丧的事情，然后用它们来嘲讽你。他对于讥笑矮小害羞又没有朋友的汤姆乐此不疲，而汤姆也没法反抗他，因为梅利凡特的家里付了钱让他成为一等学徒，而没有家人的汤姆只是个三等的学徒。汤姆明白梅利凡特之所以和他说话，完全是为了给站在他身后的那个名叫克莱蒂·波兹的年轻漂亮的历史学家留下好印象。汤姆点点头，转过身去，将注意力转回到这场追逐上。

“快看！”克莱蒂·波兹叫道。

伦敦与它的猎物之间的距离迅速缩短。一个黑影从盐钩镇上升空而起，很快又是一个，再另一个。是飞艇！伦敦观景平台上的人群欢呼起来。梅利凡特说：“啊，空中商人。他们知道这个小镇已经逃不掉啦。你看，他们正努力要在我们吞掉那镇子之前逃走呢。要是他们不逃的话，我们可以将他们船上的货物和所有东西都占为己有！”

汤姆很高兴地发现克莱蒂·波兹看上去对梅利凡特十分厌烦。她比他长一岁，一定早就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她已经通过了公会考试，将历史学家的徽记文在了前额。“看啊！”她又叫了声，吸引了汤姆的目

光。她笑着说，“瞧它们飞的样子，真好看！”

汤姆把他乱糟糟的头发从眼睛前方拨开，看到那些飞艇不断上升，消失在岩灰色的云层里。一瞬间，他只觉得自己也渴望着跟他们一起走，飞到阳光里去。要是他那贫穷的父母没有把他送进公会去当历史学家该有多好！他希望他能去某艘飞天快船上当一名空乘服务生，去看一看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在蓝色太平洋上漂流的波多山矾²，踩着钢铁冰刀在封冻北海上滑行的阿尔汉格尔斯克³，新玛雅的那些巨型台城，还有反牵引联盟屹立不动的堡垒……

可这只是白日梦，还是留到沉闷的博物馆午后再去做吧。一阵新的欢呼惊醒了他，追逐已近尾声。他不再去想飞艇，将注意力转回到盐钩镇上来。

小镇已经很近了，他都能看到蚂蚁一样的人影在它上层跑来跑去。咄咄逼人的伦敦令他们根本没地方可逃，他们一定害怕极了！不过汤姆明白自己不应该为他们担忧，大城吃小镇，小镇吃村庄，村庄再吃更小的定居点，这再自然不过了。这就是城市达尔文主义，一千年来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早从伟大的工程师尼古拉斯·魁科将伦敦改造成第一座牵引城起就是这样了。“伦敦！伦敦！”汤姆加入平台上其他所有人的声音一起高呼道。不一会儿，观众们热情就得到了回报：盐钩镇的一只轮子松动脱落了。小镇歪歪斜斜地停了下来，排气管垛也折断了，砸在了它惊慌失措的街道上。紧接着伦敦城的下面几层就挡住了视线，随着城市的巨型液压颚重重一口闭紧，汤姆感觉到脚下的甲板也跟着阵阵颤抖。

狂热的欢呼从观景平台席卷全城。甲板承重柱上挂着的喇叭开始演奏《伦敦的骄傲》，某个汤姆从来没见过的人紧紧拥抱了他，在他耳边大声喊：“抓住了！抓住了！”汤姆浑不在意，此时此刻他热爱平台上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梅利凡特在内。“抓住了！”他也对那人喊，然后挣脱了开去，此时脚下的甲板又开始震颤了。在他脚下某处，城市巨

大的钢牙正紧紧咬着盐钩镇，将它抬起，拖回肠子里。

“……也许学徒纳茨沃西也愿意一起来。”克莱蒂·波兹正在说着什么。汤姆完全没有听到她先前说的话，但当他转过身时，她微笑着碰了碰他的手臂。“今晚会在肯辛顿花园举行庆祝。”她解释道，“有舞会，还有烟火！你要来吗？”

人们一般都不会邀请三等学徒参加派对——特别是像克莱蒂这样既美丽又受欢迎的人——所以汤姆一开始还在想她是否在开他的玩笑。可梅利凡特显然不这么想，他用力把克莱蒂拉开，一边说：“我们可不要纳茨沃西这种人去。”

“为什么？”少女问。

“这个嘛，你懂的。”梅利凡特气冲冲地说，他的一张方脸涨得几乎和珀玛罗伊先生一样红，“他才是个三等学徒。一个小用人。他永远也得不到公会徽记。到头来他最多就是个研究员助理。对吗，纳茨沃西？”他不怀好意地望着汤姆说，“真遗憾，你的老爹没给你留下足够的钱来当一个正式学徒……”

“这不关你的事！”汤姆愤怒地喊道。那场猎获带来的兴奋已经从他身上蒸发殆尽，现在他又开始坐立不安，想着当珀玛罗伊发现他溜走时，会有什么样的惩罚等着他。他完全没有情绪去理会梅利凡特的嘲讽。

“就算你这么说，我觉得吧，其实这就是住在下层贫民区的必然结果。”梅利凡特不怀好意地笑着，转身对克莱蒂说，“纳茨沃西的爹娘住在城市下面的第四层，你瞧，当那场大颠簸⁴发生的时候，他们俩都被砸扁了，就像两只树莓馅饼：啪！”

汤姆没想着要打他，这事儿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在他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之前，他的手已经紧紧握成拳头甩了出去。“嗷！”梅利凡特一声尖叫，惊得朝后倒去。边上有人欢呼起来。克莱蒂咯咯笑得透不过

气。汤姆却只是站在那里，望着自己颤抖的拳头，想要弄清自己怎么会挥出这拳的。

可是梅利凡特比汤姆高大得多，也强壮得多，他已经爬了起来。克莱蒂试着要拉住他，但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给梅利凡特加油打气。一群穿着领航员学徒绿色上衣的男生从后面围了上来，嘴里唱着：“干架！干架！干架！”

汤姆明白自己对上梅利凡特时的赢面不比盐钩镇对上伦敦时更多。他朝后退了一步，但人群把他围拢了。紧接着梅利凡特的拳头就揍上了他的侧脸，然后膝盖重重地撞在了他的两腿之间。汤姆深深弯下腰，踉踉跄跄地走开，眼睛里满是泪水。一个又大又软像沙发一样的东西挡在了他的路上，当他一头撞上去时，那东西说：“哎哟！”

汤姆抬起头，就看到了一张又圆又红、有着两条刷子眉的脸，顶着个一看就很假的假发。当这张脸认出汤姆来时，就变得更红了。

“纳茨沃西！”恰德雷·珀玛罗伊大吼，“以魁科的名义，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
- 1 . 市长大人在历史上专指伦敦市老城区的首长，与大伦敦市的市长一职并不相等。在本书中，这个职位是牵引城市伦敦的最高首长。
 - 2 . 在西班牙语中为“天使港”之意，是一座筏城。在古代（相对于本书来说）位于墨西哥瓦哈卡州。
 - 3 . 在俄语中意为“大天使”，在古代位于俄罗斯北部的白海岸边，邻近北极圈。
 - 4 . 在本书故事发生之前，伦敦的某一层失去平衡而砸到了下一层，这一事件被称为“大颠簸”。

2 瓦伦丁

于是当其他学徒忙着庆祝捕获盐钩镇时，汤姆却要派去城市之肠干活。在珀玛罗伊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一通既冗长又难堪的训导之后（“不服从命令……纳茨沃西……攻击高级学徒……你可怜的父母会怎么想？”），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前往托特纳姆宫路站，等候下行的升降车。

车到站时已经很拥挤了。上层车厢里挤满了工程师公会的男男女女，满脸傲色。工程师公会是控制伦敦的四大公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个。他们的光头和身上穿的白色橡胶长外套让汤姆感到毛骨悚然，因此他就待在了下层车厢里。在车厢里的海报上，市长大人的严厉面孔俯视着他，海报上写着：生命在于运动——与工程师公会一起让伦敦运动起来！升降车一路向下，停靠每一个熟悉的车站——贝克卢、高霍尔本、下霍尔本、贝思纳尔绿地——在每一站都又有一群人拥进车厢，把汤姆挤得紧紧贴在车厢后壁上。以至于当升降车到达最底层，走出车厢来到喧哗嘈杂的肠子里，都几乎是一种解脱。

肠子是伦敦城拆解它捕获的城镇的地方：从巨颚到中央引擎室之间，铺展开一片气味难闻的场院和工厂群落。汤姆讨厌肠子。这里总是噪音刺耳，在这里干活的工人都来自城市下层，既肮脏又吓人，还有从深肠监狱来的犯人，他们比工人更糟。这下面的炎热一直令汤姆头疼，硫黄味的空气让他打喷嚏，用来照路的氩气灯泡闪烁不定，刺痛双眼。可当伦敦城消化某座城镇的时候，历史学家公会必须派人到场，今晚汤姆也是这些人之一。他们必须提醒肠子里的粗鲁老工头，新猎物上的任何书籍和古董都是他们公会的法定财产，历史是和那些砖头啊铁啊煤啊一样重要的。

他奋力冲出升降车终点站，飞快地跑向历史学家公会的仓库。他穿过铺着绿色瓷砖的圆筒形走廊，越过高高架在热火朝天的消化场上方的金属悬空过道。下方深处，他看见盐钩镇正在被扯成碎片。它现在看上去十分渺小，与巨大的伦敦相形见绌。一架架黄色的大型解体机，有的沿着轨道围绕它爬行，有的挂在起重机上在它上空摇摆，有的借助液压蜘蛛腿攀爬到它上方。盐钩镇的轮子和轮轴已经被拆下来了，现在正在拆卸底盘。像摩天轮那么大的圆锯一点点切进甲板，喷出大蓬大蓬的火星。滚滚热浪的洪流从熔炉和冶炼厂涌来，汤姆还没走出二十步远，就已经感觉他黑色制服上衣的腋窝处被汗水浸湿了。

不过当他最终抵达仓库时，情况看上去好了一些。盐钩镇上并没有博物馆或图书馆，而从镇上的二手杂货店里抢救出来的小堆物件，也已经打包装箱，准备好送往伦敦城的第二层。假如汤姆幸运的话，工作或许能够提前结束，还能赶上庆典的尾声！他猜测着哪一位公会成员是今晚的负责人。如果是老阿肯伽斯或是魏茂斯博士，他就惨了——他们总是让你从头干到尾，不管到底有没有事情要做。如果是波提·皮尤特泰德或是普莱姆小姐，他可能就会没事……

但当他急匆匆赶往负责人办公室时，他开始意识到有某个比上述众人更加重要的人物在管理今晚肠子里的工作。办公室外面停着一辆甲壳虫车，一辆锃亮的黑色甲壳虫车，引擎盖上漆着公会的徽章，它太耀眼了，不可能属于普通职员。车旁站着两个身穿公会高级职员制服的男子，尽管他们穿着豪华的衣服，可还是属于看上去就很粗暴的那种类型。汤姆一下子就知道他们是谁了——皮尤西和詹曲，他们以前曾经是空中海盗，后来改过自新成为了历史学家公会会长的忠实仆人，足足已有二十年。每当会长要踏上探索征途，他们就会为他驾驶“秘层电梯”号飞艇¹。瓦伦丁来了！汤姆想，他飞快地经过他们俩，踏上阶梯，尽量不去注视他们。

泰迪乌斯·瓦伦丁是汤姆的英雄。他曾经是一名拾荒者，后来崛起

成为伦敦最著名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伦敦历史学家公会的会长，是像珀玛罗伊这种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汤姆在宿舍里自己铺位的墙上一直钉着他的照片，还读过他的书——《一个脚踏实地的历史学家的冒险》和《美洲沙漠——带着枪、相机和飞艇穿越死亡大陆》，读得倒背如流。汤姆生命中最自豪的时刻，就是十二岁那年，瓦伦丁来为学徒们颁发年度奖，而汤姆凭借一篇关于鉴别古董赝品的文章也获得了其中的一个奖项。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位伟人所做的演讲的每一个字：“决不要忘记，学徒们，我们历史学家是这座城市里最重要的公会。我们不像商人那样赚很多钱，但我们创造知识，知识更有价值。我们也许不像领航员们那样担任驾驶伦敦城的职责，可要是我们没有保存古代的地图和海图，领航员们又能去往何方？至于工程师公会，只需记得，他们制造的每一台机器，都基于古代科技的片段——是由我们的博物馆管理员们保存下来的，或是由我们的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远古高科技。”

当时，汤姆所能够挤出来的回答就只有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你，先生”，然后他就仓皇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所以，他完全没想到瓦伦丁还记得他。但当他推开负责人办公室的门时，那位伟大的人物从书桌上抬起头，展颜而笑。

“你叫纳茨沃西，对吗？那个善于辨别赝品的学徒？今晚我可要当心了，不然你会发现我的错误！”

这不是多么好的笑话，但化解了通常存在于学徒和资深公会成员之间的尴尬，汤姆放松了下来，不再在门槛上徘徊。他踏进办公室，拿出了他从珀玛罗伊那里带来的字条。瓦伦丁跳起身，大步走过来拿。他高大英俊，将近四十岁，一头黑色浓密长发带着星星银斑，黑色的胡须修剪整齐。他的灰色双眼如海员的眼睛一般闪动着幽默的光芒，在他的前额上还有第三只眼——历史学家公会的徽记，一只回顾历史的蓝色眼睛——当他疑惑地耸起眉毛时，它好像在眨眼一样。

“打架？嗯？那么学徒梅利凡特做了什么，才导致他被打青了一只

眼睛？”

“他说了些关于我妈妈和爸爸的事情。”汤姆咕哝着说。

“我懂了。”探险家一边看着男孩的脸，一边点头。他没叫他离开，而是问道：“你是大卫和瑞贝卡·纳茨沃西的儿子吗？”

“是的，先生。”汤姆承认道，“不过大颠簸发生的时候，我才六岁……我的意思是，我不太记得他们。”

瓦伦丁再度点头，他的双眼既悲伤又和蔼：“他们是优秀的历史学家，托马斯²。我希望你能追随他们的脚步。”

“哦，是的，先生！”汤姆说，“我是说——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他想到了可怜的妈妈和爸爸，他们是在齐普塞街³的一部分坍塌到下一层时丧生的。以前从没有人像这样评价他们，汤姆感觉自己的眼睛里溢满泪水。他觉得自己能够向瓦伦丁倾诉任何事情，一切的一切。就在他要告诉瓦伦丁他是多么怀念父母，以及身为一名三等学徒有多么孤独和枯燥的时候，一匹狼走进了办公室。

它是一匹非常大的狼，浑身雪白，从通向储藏室的门口出现。一看到汤姆，它就朝他跑来，露出黄色的獠牙。“啊啊啊！”汤姆尖叫起来，跳到了一张椅子上，“一匹狼！”

“哎，注意举止！”一个女生的声音说。片刻之后，这个女生就出现在了那里，她俯身趴在那头野兽的身上，轻搔着它颌下柔软的白色颈毛。狼的那双凶猛的琥珀色眼睛心满意足地合上了，汤姆听见它的尾巴轻轻扫着她的衣服。“别担心。”她朝他露出一个微笑，“它是头羊。我是说，它的确是狼，但它温柔得像一头羊。”

“汤姆。”瓦伦丁说，他的双眼闪烁着欢乐的光彩，“来见见我的女儿凯瑟琳，还有狗狗。”

“狗狗？”汤姆从椅子上下来，觉得自己很犯傻，不过还是有点害

怕。他还以为这头猛兽是从环路公园里的动物园逃出来的。

“说来话长。”瓦伦丁说，“凯瑟琳五岁之前都住在筏城波多山矶上。后来她母亲过世了，她就被送过来和我一起住。一次我去冰封荒原探险，把狗狗带了回来，作为给她的礼物。但那时凯瑟琳还不太会说盎格鲁语，她也从没听说过狼，于是她初次见到它的时候就说‘狗狗’，然后这名字就跟着它了。”

“它完完全全是温驯的。”少女依旧对着汤姆微笑着保证道，“父亲找到它的时候，它只是头小崽子。他不得已才射杀了母狼，但他硬不起心肠对可怜的狗狗下手。它最喜欢你搔它的肚子了。呃，我是指狗狗，不是父亲。”她大笑起来。她有着一头又长又浓密的深色头发，还有继承自父亲的灰色眼睛，以及同样轻快炫目的微笑。她穿着细窄的丝绸裤子和飘逸的束腰上衣，这是今年夏天伦敦上层最最风靡的款式。汤姆好奇地凝视着她，他见过瓦伦丁女儿的照片，但他从未意识到她有多么漂亮。

“瞧啊。”她说，“它喜欢你！”

狗狗徐徐走了过来，嗅了嗅汤姆上衣的褶边。它的尾巴甩来甩去，湿漉漉的粉红色舌头舔着汤姆的手指。

“如果狗狗喜欢某个人。”凯瑟琳说，“我通常发现我也会喜欢那个人，所以来吧父亲，给我们好好地介绍一下！”

瓦伦丁笑了起来：“好吧，凯瑟琳，这是汤姆·纳茨沃西，是派到这里来帮忙的。如果你的狼和他玩够了的话，我想我们得让他去干活了。”他亲切地将手放在汤姆的肩膀上：“要做的不多，我们只需最后巡查一遍场院，然后……”他瞄了一眼来自珀玛罗伊的字条，随即将它撕成碎片，扔进他书桌边上的红色垃圾篓里，“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汤姆不太确定哪件事让他更惊讶——是瓦伦丁让他走，还是他亲自下到场院里来。资深的公会成员们通常更愿意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让

学徒到下面的热浪和烟雾里来干重活。可眼下瓦伦丁脱掉了他的黑袍，往马甲口袋里插了支笔，走到门口时停下脚步朝汤姆咧嘴而笑。

“那么快跟上。”他说，“我们越早开始干，你就能越早结束，去肯辛顿花园找乐子……”

他们一路向下，狗狗和凯瑟琳跟在后面，往下走经过仓库，再继续向下沿着螺旋的金属扶梯走到消化场。盐钩镇在消化场里每分每秒都在不断变小。现在它残留下来的就只有一具钢铁骨架，而就连这部分也有众多机器在不停撕扯，把甲板和桁架拖去熔炉熔化。与此同时，堆成小山的砖块、石料、木材、盐，还有煤，通过不停地滚动着的传送带被运去肠子的核心区域，而回收废品的团伙则把一个个装满了家具和物资的废料槽用轮子运走。

废品回收者是伦敦这一片地区的真正统治者，他们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像灵敏的公猫一般大摇大摆地走在狭窄的悬空步道上，赤裸的胸膛上汗水闪着光，眼睛隐藏在染色护目镜的后面。汤姆一向很怕他们，但瓦伦丁以平易近人的魅力与他们打招呼，询问他们是否在弃土里发现了任何博物馆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有时他停下来和他们开开玩笑，或者问他们家里过得如何。并且他总是周到地向他们介绍“我的同事，纳茨沃西”。汤姆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洋溢着自豪感。瓦伦丁把他当作成年人来对待，因此废品回收者们也以相同的方式来对待他，一边触摸他们油腻帽子的顶部，一边咧开嘴笑着介绍自己。他们都好像叫作莱恩，或是史迈杰。

“别理会他们在上边的博物馆里如何谈论这些家伙。”当某个莱恩把他们带到一个装载着一些古董的废料槽前时，瓦伦丁提醒汤姆，“仅仅因为这些人住在下层区，还有说话时H不发音，并不代表他们就是一群傻子。这就是为什么当消化场开工的时候，我喜欢亲自下来的原因。我经常遇见废品回收者和拾荒者交上来那些历史学家可能会错过的文

物……”

“是的，先生……”汤姆边赞同，边看了眼凯瑟琳。他期盼着做些什么来给会长和他美丽的女儿留下印象。要是他能在这片垃圾中找到某些古代科技的神奇片段就好了，找到某些能让他俩在回到豪华的上层伦敦之后还能记得他的东西。否则，等绕着这片场地漫游结束之后，他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他飞快地跑向废料槽，朝里看去，期盼着让他们大吃一惊。无论如何，古代科技的确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小镇的旧货店里，或是出现在老婆婆的壁炉架上。想象一下，要是他让某些传奇的秘密重见天日，诸如比空气更重的飞行机器，或者碗装方便面！即使不是工程师公会能利用的什么东西，它可能最终还是进入博物馆，被贴上标签，保存在展示柜里，说明上写着“由托马斯·纳茨沃西先生发现”。他充满希望地盯着废料槽里的大堆杂物：塑料碎片、灯座、压扁了的玩具越野车……一个金属小盒子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把它拖出来打开，便看见一张银光闪闪的塑料圆盘，照出了他自己的脸，“瓦伦丁先生！快看！一张西笛！”

瓦伦丁把手伸进盒子里拿出圆盘，将它倾斜过来，七彩的反光飞速滑过他的脸庞。“相当正确。”他说，“古代人在他们的计算机里使用它，作为一种储存信息的手段。”

“它会很重要吗？”汤姆问。

瓦伦丁摇了摇头：“抱歉，汤姆。古代的人类虽然只能住在静止的定居点里，但他们的电子机器远远超越任何伦敦工程师所能制造出的东西。就算这个圆盘里还存着什么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读出来。不过这是个不错的发现。继续拿着它，以防万一。”

他转过身去。汤姆把西笛放回盒子，塞进自己的口袋。但凯瑟琳一定是感受到了汤姆的失望之情，她拍拍他的手说：“它很可爱。任何经

历了数千年幸存下来的东西都很可爱。管它能不能被那个恐怖的工程师公会利用呢。我就有一条用古代计算机的碟片做的项链……”她朝他微笑着。她真是可爱，就好像汤姆所做的白日梦里的那些女生一样，却更加温柔，更加风趣。他知道，从今以后，他在自己的想象里所拯救的女主角，全都会变成凯瑟琳·瓦伦丁了。

废料槽里就没其他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了。盐钩镇是一座非常讲究实际的镇子，忙于在古代海床上啃地皮，而不去费劲发掘过去。不过他们没有直接回仓库，瓦伦丁带着他的同伴们又往上爬了一段楼梯，沿着一条狭窄的悬空过道，来到入境站。在这里，盐钩镇的前居民们排起了队，将他们的名字报给入境办事员，然后被带到他们在伦敦的新家，各个小客栈或收容所。“就算我不在工作时段。”瓦伦丁说，“一旦我们抓到了什么猎物，我也总是会下来这里，在拾荒者们有机会把找到的东西卖给第五层的旧货市场或是扔回野外之前，和他们碰个头。”

猎物上总是会有一些拾荒者——他们是不属于任何城镇的游民，步行漫游在大狩猎场上，翻寻古代科技的残片。盐钩镇也不例外。在一长列垂头丧气的镇民末尾，站着一群比其余人穿得更破的人。他们身穿又长又破烂的外衣，一直拖到脚踝，肮脏的脖子上挂着护目镜和防尘面具。

和大多数伦敦人一样，对于还有人生活在光秃秃的大地上这一点，汤姆感到十分恐慌。他待在后面，与凯瑟琳和狗狗在一起。但瓦伦丁跑过去和拾荒者们交谈。他们全都聚到了瓦伦丁身边，只除了一个，一个又高又瘦的人，穿着黑色风衣——一个女生，汤姆想，尽管他不太确定，因为她脸上裹着一条黑色的围巾，就好像沙漠游牧民的头巾一样。他站在她边上观看着，而瓦伦丁则向其他拾荒者做自我介绍，然后问：“那么——你们之中有谁找到了某些历史学家公会可能会想要购买的东西了吗？”

一些人点头，一些人摇头，一些人在鼓鼓囊囊的背包里翻寻。戴着

黑色头巾的少女一只手伸进她的外衣里，说：“我有东西给你，瓦伦丁。”

她说得很轻，只有汤姆和凯瑟琳听见了。当他们转身看时，她突然纵身向前跳起，抽出一把又长又锋利的刀。

-
- 1 . 瓦伦丁的飞艇名称来源于西方的都市传说：出于迷信，高楼大厦往往没有13楼。电梯的按钮数字12之后就是14。因此往往有传说13楼是一个神秘的特殊楼层，常人无法发现。瓦伦丁的飞艇拥有高度的隐秘性，因而以此命名。
 - 2 . 托马斯是汤姆的正式名字，汤姆是昵称。
 - 3 . 现实世界中，它是伦敦的历史中心，在狄更斯时代，这条街被描述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大道”。

3 垃圾弯道

没有时间用来思考。凯瑟琳高声尖叫，狗狗狺狺咆哮，少女略一犹豫，汤姆逮着机会，纵身向前扑去，就在少女举刀朝瓦伦丁的心脏刺去之际，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少女啾啾地吸着气，左右扭动，刀子掉在了甲板上，但她挣脱了，随即沿着人行步道冲刺。“抓住她！”瓦伦丁大声喝道，他想要跟上去，但其余难民已经看到了刀，惊慌失措地乱成一团，挡住了他的去路。几个拾荒者拔出了枪，一名重装警察像一辆蓝色甲壳虫车一样冲破人群，大声喊道：“伦敦城里不准持枪！”

汤姆的目光越过拾荒者们的头顶，在远处熔炉的火光映衬下，他瞥见了一个昏暗的剪影。少女远在悬空步道的另一端，灵活地爬上一架通向上一层的梯子。汤姆紧追不舍，就在她快爬到顶端的时候，一把抓向她的脚踝。只差几英寸没能抓住，便在这时，一支飞镖嗖地从他边上射了过去，撞在梯子横档上，火星四溅。他往后看去，又有两个警察挤过人群，举起了手里的弩弓。视线越过警察，汤姆看见凯瑟琳和她的父亲都注视着他。“别射！”他大喊，“我能抓住她！”

汤姆扑到梯子上，急切地向上攀爬，下决心要亲手抓住那个刺客。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激烈地跳动。在长久以来的沉闷岁月里，他只能梦想着去冒险，但突然之间，他就已经身在其中了！他救了瓦伦丁先生的命！他成了一个英雄！

少女早已朝着上一层的悬空过道跑去。这些悬空过道交织成的迷宫通向熔炉区。汤姆开始追赶，希望凯瑟琳还能看得到他。悬空过道分出岔道，逐渐变狭，扶手之间仅相距一码宽。在他下方，消化场的工作仍在进行，下面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他们头顶上方正在演出的好戏。汤姆跳进深沉的黑暗中，又跃入热烘烘伸手不见五指的蒸汽云里，那少女总

是在他前头几英尺。一条低垂的管道钩住了她的头巾，把它扯了下来。她的长发在熔炉的昏暗闪光下宛如亮铜，但汤姆依旧看不见她的脸。他猜想她是不是挺漂亮的，会不会是一个反牵引联盟派来的美丽女刺客。

他弯腰钻过悬荡的头巾继续朝前跑，一边大口喘着气，摸索着解开自己的领口。冲下眼花缭乱的螺旋形铁楼梯，踩到了消化场的地板上，又飞快地从传送带和巨大的球形煤气罐的阴影中穿过。一群劳改犯惊讶地看着少女奔过。“抓住她！”汤姆叫道。当他经过的时候，他们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不过等汤姆回头看时，某个监督他们的工程师学徒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加入这场追逐。汤姆立刻就后悔叫了那一声。他可不想把自己的胜利拱手让给某个愚蠢的工程师！他的脚下再度加了一把劲，好确保自己才是抓到她的人。

前方的路被甲板上一个圆洞挡住，洞口围着一圈生锈的栏杆——是一条垃圾滑道，熔炉的渣块往里面倾倒，留下灼烧和熏黑的痕迹。那个少女的脚步略作停顿，考虑往哪边转弯。当她继续前进时，她领先的距离已经被汤姆缩短了。汤姆奋力伸出手指抓住了她的背包。背包带子断了，她停了下来，转身面对着他，冶炼炉的红光照亮了她的脸。

她的年纪并不比汤姆大，容貌丑得惊人。脸上一条可怕的伤疤从前额一直延伸到下巴，令她的脸看起来像是一幅被凶暴地划破的肖像画。她的嘴因为伤疤扭曲到一边，凝固成一个永久的冷笑。她的鼻子被砸扁只剩一段残垣。在这一堆伤残的五官之间，她的独眼凝视着他，幽灰，阴冷，如同寒冬之海。

“为什么你不让我杀了他？”她嘶声说。

汤姆震惊得没法挪动脚步，也没法说话，他只能站在那里，看着这少女捡起掉落的背包，转身继续往前跑。但从他身后响起了警哨，弩镖激射而来，在金属甲板和头顶的管道上擦出火星。少女向一旁摔倒，背包脱手而出，她喘着气骂了一句脏话。汤姆完全无法想象女生会知道这类字眼。“别射！”他高喊着，一边朝警察挥手。他们正横冲直撞地

从绕着煤气罐的旋转楼梯跑下来，边跑动边射击，完全不在乎中间还隔着一个汤姆，“别射！”

那少女爬了起来，汤姆瞧见弩镖从她膝盖上方穿透了腿。她紧紧抓着弩镖，鲜血从她的指缝间泉涌而出。她呼吸粗重，向后靠着栏杆，然后艰难地爬到了栏杆上面。在她身后，垃圾滑道像一张嘴似的张开着。

“不！”当汤姆看到她想要干什么时，立刻大叫起来。他完全不觉得自己像是英雄了——他为这个可怜的丑女孩感到难过，同时又对自己把她困在这里感到愧疚。他朝她伸出手，想让她别跳。“刚才我不能让你伤害瓦伦丁先生！”为了让她能够在嘈杂的肠子里听见他，汤姆高声喊道，“他是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勇敢的、绝好的……”

少女向前猛地一冲，把她那失去鼻子的丑陋的脸朝汤姆靠了过来。“看看我！”从她扭曲的嘴里吐出扭曲的嗓音，“看看你那勇敢善良的瓦伦丁对我做了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

“你去问他！”她尖叫道，“问他对赫丝塔·肖都做了什么！”

警察已经更近了，汤姆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脚步像敲鼓一样从甲板上传来。那个少女朝汤姆身后飞快张望了一下，便拖起她受伤的腿跨过栏杆，这个动作让她疼得叫出了声。“不！”汤姆再次恳求，已经太迟了。她的破烂大衣飘扬招展之间，人已经消失无踪。汤姆朝前探去，向着阴暗的滑道里努力凝视。一阵凉风朝他吹来，混杂着烂泥和压烂的植物的气味。这是在城市下方疾掠而过的大地的气息。

“不！”

她跳下去了！她跳出城外而死！赫丝塔·肖。他要记住这个名字，并为她向伦敦的诸多神明之一祈祷。

飘忽的烟雾中显现出绰约的黑影，警察们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仿

佛是一群谨慎的螃蟹。瓦伦丁也和他们在—起，他跑在最前面。在一座煤气罐的阴影下，汤姆看见那个年轻的工程师正一脸震惊地望过来。汤姆试着给他一个微笑，但他的脸僵硬着。下一刻，又一阵浓密的烟雾遮住了他，迷蒙了一切。

“汤姆！你没事吧？”瓦伦丁跑了过来，虽然刚经历了长长的追逐，但他的呼吸都没怎么乱，“她在哪里？那姑娘在哪里？[此书分享V信wsyy 5437]”

“死了。”汤姆悲痛地说。

瓦伦丁站在他身边，目光越过栏杆。游弋不定的烟雾在他面庞上投下蛛网般的阴影。他的眼中闪着奇异的光，他的脸紧绷着，既苍白又恐惧，“你看到她了吗，汤姆？她的脸上有疤吗？”

“是的。”汤姆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瓦伦丁会知道，“她的脸太恐怖了！眼睛没了，鼻子也……”说到这里，他顿时记起那个少女告诉他的可怕事情。“她还说……”但是汤姆不知道他是否应该把她说的话告诉瓦伦丁先生——那肯定是谎言，是疯话，“她说她的名字是赫丝塔·肖。”

“伟大的魁科啊！”瓦伦丁倒抽一口冷气。汤姆畏缩地后退，他真希望自己没有提到这回事。不过当他再度抬头时，瓦伦丁正亲切地对他微笑着，他的双眼中尽是伤感。“别担心，汤姆。”他说，“我很抱歉……”

汤姆感觉一只温和的大手落在了他的肩膀上，然后——他完全无法确定这是怎么发生的——一扭，一推，他就翻过栏杆跌了下去，就像赫丝塔·肖刚刚掉下去那样。他拼命挥舞手臂想要寻找抓握之处，但触手所及只是垃圾滑道四壁光滑的金属材质。他推了我！汤姆想。他更多地感到惊讶，而不是害怕。然后这条黑黢黢的喉咙就把他吞进了黑暗之中。

4 野外

寂静。寂静。他无法理解。即使伦敦城不在移动中，宿舍里通常也会有某些噪音：通风管道里的呼呼声，远处升降车通道的嗡嗡声和嘎嘎声，周围铺位上其他学徒的打鼾声。可是现在——一片寂静。他感到头疼，实际上，他全身都疼。他的床铺也很奇怪。他动了动手，顿时手指间有某种又凉又滑的东西缓缓挤了出来，就好像是……

泥巴！他翻身坐起，大口喘着气。他根本不是在三等学徒宿舍里。他刚刚躺在一座高大的形如驼背的泥丘上，正位于一条深沟的边沿。在淡淡的珍珠灰色的晨光中，他看到那个疤痕的少女坐在附近。他的那个从烧黑的管道里滑下来的噩梦是真的：他的确掉出了伦敦城，单独和赫丝塔·肖待在荒芜的大地上！

他惊恐地呻吟起来。那个少女飞快地上下瞧了他一番，然后把视线移开了。“看来你还活着。”她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她的语气听上去完全不在乎他是生还是死。

汤姆四肢着地撑起身，使得自己只有膝盖、脚趾，还有手掌接触到泥土。他的手臂赤着，当他低头看时，只见自己的上身赤裸，布满淤青。他的上衣盖在附近的泥地上，但他根本找不到自己的衬衫了。直到他爬近了疤痕少女，才发现她正在忙着把他的衬衫撕成长条，用来给她受伤的腿打上绷带。

“喂！”汤姆说，“这件可是我最好的衬衫之一！”

“那又怎样？”她头也不抬地答道，“这条是我最好的腿之一。”

他穿起自己的上衣。由于从垃圾滑道里掉下来的缘故，衣服已经又破又臭，到处是洞，野外寒冷的空气从洞里直吹进来。他用双臂环抱着

自己，不停发抖。瓦伦丁推了我！他把我推下了管道，掉到野外！他推了我……不，他不可能这么做。一定是误会。我滑倒了，然后他想要拉住我，一定是这么回事。

赫丝塔·肖绑好了绷带，站起身来。她一边穿起沾满血块的发臭马裤，遮住伤处，一边因为疼痛而咕哝着。随后她把汤姆衬衫的剩余部分扔回给了他，它已经成了一块毫无用处的破布。“你应该让我杀了他的。”她说罢便掉头而去，沿着土堆的漫长斜坡，怒气冲冲地一瘸一拐走着。

汤姆目送她离开，既震惊又迷惑，完全呆住了。直到她消失在了斜坡的顶端，他才意识到他不想一个人留下来。与周遭的寂静相比，他能接受任何同伴，即使是她也好。

他抛开破衬衫，朝她追了过去。又厚又黏的泥巴令他脚步不稳，碎石和土里翻出来的树根撞疼了他的脚趾。在他左侧，幽深陡峭的沟壑仿佛张开的大嘴。当他爬到坡顶时才发现那只是上百条完全相同的沟壑的其中之一，这些是伦敦城留下的巨大辙印，笔直地延伸到远方。在前头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看到了他的城市，它在东方渐亮的天空下显得十分灰暗，包裹在它自己的引擎所喷出的烟雾之中。思乡之情严酷地撕扯着汤姆的心。他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那座远去的山上。每一个人，除了赫丝塔以外。她正拖着受伤的腿，踩着沉重的步伐，怒气冲冲地追赶着伦敦。

“停下！”汤姆叫道，他半跑半涉地追上了她，“赫丝塔！肖小姐！”

“走开！”赫丝塔呵斥道。

“可是你要去哪里？”

“我必须得回到伦敦去，不行吗？”她说，“我花了整整两年才找到它，徒步艰难地跋涉穿越野外，登上一个个小村庄，期盼着伦敦会吞

下它们。可就当我终于到了那儿，终于发现了瓦伦丁，终于等到他像那些拾荒者告诉我的那样，大摇大摆地巡视场地时，发生了什么？某个蠢货不让我把他一刀穿心，让他得到应得的报应！”她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着汤姆，“如果你没有插上一手，他早就死了，而我也会倒下，死在他身边，现在已经能够安息了！”

汤姆呆呆地看着她，激动的泪水不由自主地盈满了眼眶。他不想在赫丝塔·肖的面前看上去像个傻瓜，但他没法控制。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震惊，又想到自己就这么被遗弃在了外面，热泪顿时决堤而出，流淌在他的脸庞上，在沾满污泥的脸颊上冲出白色的河沟。

赫丝塔正要转身走开，见状便停了下来，好像不知道他怎么了一样。“你哭了！”她最终如此说道，语气相当温柔，听上去还有些吃惊。

“对不起。”汤姆抽抽搭搭地说。

“我从来不哭。我不会哭。就连瓦伦丁杀害了我父母的时候，我也没哭。”

“什么？”汤姆的声音在抽噎中颤抖，“瓦伦丁先生决不会做这种事情！凯瑟琳说他甚至没法下手射杀一条小狼崽。你说谎！”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赫丝塔反问，“在我之后，他把你推了下来，不是吗？就因为你看到了我。”

“你说谎！”汤姆重复了一遍。可是他回想起了那双把他朝前推搡的大手，回想起了向下坠落的过程，以及考古学家眼睛中闪烁的奇异光彩。

“怎么了？”赫丝塔问。

“他推了我！”汤姆吃惊地喃喃自语。

赫丝塔只是耸了耸肩，好像是在说，瞧？看到他的真面目啦？然

后她就转身再度开始走起来。

汤姆赶到她边上，“我和你一起走！我也要回伦敦！我会帮助你的！”

“你？”她嗤笑一声，朝他脚边的泥土里呸了口唾沫，“我以为你是瓦伦丁的手下。现在你想要帮我杀死他吗？”

汤姆摇摇头。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部分的他仍然紧紧抱着希望不放，期盼这一切都是误会，瓦伦丁也依旧是善良勇敢的好人。他当然不想看着瓦伦丁被杀死，让可怜的凯瑟琳失去父亲……但他必须得想办法追上伦敦，而靠他自己一个人是没法做到的。不管怎样，他觉得要为赫斯塔·肖负责。说到底，正是由于他的错，她才受伤的。“我来扶着你走。”他说，“你受伤了。你需要我。”

“我谁也不需要。”她恶狠狠地说。

“我们一起去追伦敦城。”汤姆向她保证道，“我是历史学家公会的成员。他们会听我的。我会去告诉珀玛罗伊先生。如果瓦伦丁真的做了你所说的那些事情，法律会惩处他的！”

“法律？”赫斯塔嘲笑道，“瓦伦丁就是伦敦的法律。他不是市长大人最亲近的人吗？他不是历史学家公会的会长吗？不，他会杀了我，除非我先杀死他。他可能也会杀死你。”噌！她假装抽出一把剑，刺穿汤姆的胸膛。

太阳升起来了，潮湿的泥土上蒸腾起缭绕的水汽。伦敦仍在移动，看上去比它前一次眺望的时候更小了。以往每次吞食之后，伦敦城总是会停个几天。汤姆大脑里尚未麻木的那一部分愣愣地猜想着，它到底要去哪里？

可就在这时，少女绊了一下，摔倒了。她的那条坏腿压在了身下。汤姆扑上去搀她起来。她没有感谢他，但她也没有推开他。他把她的胳膊勾在肩膀上，拉着她起身。他们一同出发，沿着泥埂，紧紧跟着伦敦

的辙迹，向东而行。

5 市长大人

前方一百英里处，落日辉光铺满了环路公园。草坪和花圃围绕着城市第一层，形成了优雅的环形。夕阳照耀在点缀公园的片片湖泊上，映射在沾湿小径的颗颗露珠上，也闪烁在克莱奥公馆的白色金属高塔上。这座公馆是瓦伦丁的府邸，它矗立在公园边缘幽暗的雪松林中，仿佛是一只硕大无朋的海螺壳被浪潮遗弃在了沙滩上。

凯瑟琳在自己位于顶楼的卧室里醒来。她躺在那儿，注视着一束阳光穿透玳瑁百叶窗。她知道自己不开心，可是一开始她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随后她回想起了前一晚在肠子里发生的袭击，以及那个可怜又可爱的年轻学徒，是如何去追那个刺客，并最终被杀害的。她跟在父亲后面跑，但当她到达垃圾滑道时，一切都结束了。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学徒跌跌撞撞地逃开，他受了惊吓，脸白得像他的橡胶外套一样。在他前头，凯瑟琳找到了父亲，他看上去既苍白又愤怒，边上围了一圈警察。她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也从来没听过他用如此严厉而不自然的语调喝令她直接回家。

她的身体内有一部分只想蜷缩起来继续睡觉，但她必须得去见父亲，确保他一切安好。凯瑟琳掀开被子起床，穿起扔在地上的皱巴巴的衣服。这些衣服还是昨晚穿过的，依旧带着熔炉的气味。

在她的卧室门外，一条走廊平缓地向下延伸，盘旋在圆形穹顶之下，如同一枚菊石的内部。凯瑟琳飞快地向下跑去，只有在经过克莱奥女神的雕像前才稍事停顿，以示敬意。历史女神克莱奥的雕像站在餐厅门外的一个壁龛里，其他壁龛里摆设着她父亲从历次探险中带回来的珍

宝：陶瓷碎块，计算机键盘残片，以及潜猎者的生锈金属颅骨。潜猎者是诡异的半机械体战士，来自某场被遗忘的古代战争。当凯瑟琳匆匆跑过时，它们破碎的玻璃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她。

父亲正在宅邸中央的宽敞露天中庭里喝咖啡。他仍然穿着晨衣，在盆栽蕨草之间来回踱步，长脸上写满严肃。凯瑟琳只是略一瞥了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昨晚根本没睡。“父亲？”她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噢，凯特！”他过来紧紧拥抱她，“多糟糕的夜晚啊！”

“那个可怜的女孩。”凯瑟琳轻声说，“可怜的汤姆！我猜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吧？”

瓦伦丁摇了摇头：“那个刺客跳下去的时候，把他也一起拖走了。他们要么就都淹死在了野外的淤泥里，要么就都被履带压碎了。”

“哦。”凯瑟琳轻轻地说着，在一张桌子的边沿坐了下来，甚至连狗狗挤过来把它的大脑袋枕在她膝盖上都没有注意到。可怜的女孩！她想。他曾是那样可爱，那样急切地想讨好她。她真的很喜欢他。她甚至想过要请求父亲把汤姆带来克莱奥公馆工作，这样她和狗狗都能更好地了解他。可现在他死了，他的灵魂坠入了幽冥之国，他的身体冷冰冰地躺在寒冷的淤泥之中，留在了城市的某处遗迹里。

“市长大人很不高兴。”瓦伦丁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钟，“在伦敦回到狩猎场的第一天，一个刺客就溜进了肠子里。他将要亲自下来这里讨论此事。你坐下来陪我一起等他好吗？假如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吃一点我的早餐，桌上有咖啡、面包卷、黄油。我一点胃口也没有。”

凯瑟琳也没有胃口，不过她还是瞧了一眼食物，然后就注意到桌子的远端放着一个破旧的皮包。这就是昨晚那个刺客少女掉落在肠子里的包。包里的东西散放在周围，好像某个奇特的博物馆在进行展览：一个金属水壶，一个急救包，一些绳子，几条看上去比旧靴子的鞋舌还硬的

肉干，还有一张污迹斑斑的揉皱了的纸，上面钉着张照片。凯瑟琳拿起了纸，这是一张身份表格，由一座叫作“漫步镇”的城镇所开具，已经很脏了，颜色也已褪去，快要沿着折痕四分五裂。她还没来得及看上面写着的字，目光就被照片吸引了。她倒抽了口冷气：“父亲！她的脸！”

瓦伦丁转过身，看到她拿着那张纸，立刻从她手里将它夺了过来，同时生气地叫了起来：“不，凯特！这不是你该看的！这不是任何人该看的……”

他摸出他的打火机，小心翼翼地点着了表格的一角，当它烧起来时，他将它扔进了书桌上的烟灰缸里。然后他继续踱步，凯瑟琳坐在那儿看着他。自从她来到伦敦起已有十年，凯瑟琳一直认为他不仅仅是她的父亲，也是她最好的朋友。他们喜欢同样的事物，也会为了同样的笑话开怀大笑。他们从不相互隐瞒秘密——可是现在凯瑟琳看得出，他隐瞒着某些关于这个少女的事情。她从没见过他对什么事情如此担忧。“她是谁，父亲？”她问，“你是在某次探险中认识她的吗？她是这样年轻，而且这样……她的脸是怎么回事？”

脚步声传来，紧接着是敲门声，随后皮尤西冲进了房间：“市长大人在来的路上了，头儿。”

“这么快？”瓦伦丁抽了口冷气。

“恐怕是的。詹曲刚看见他坐着他的甲壳虫车穿过公园，还说他看上去不太高兴。”

瓦伦丁看上去也不高兴。他抓起扔在椅背上的袍子，开始努力把自己整理得像样些。凯瑟琳走上几步想要帮忙，但他挥挥手让她走开，于是她飞快地亲了亲他的脸颊，便迅速离开了。狗狗一路小跑跟在她后面。透过客厅的椭圆形大窗，凯瑟琳看见一辆白色的公务甲壳虫车从克莱奥公馆的大门驶了进来。一队士兵跑在车前面，身穿火红色的伦敦塔

卫兵盔甲，正是市长大人的亲卫队。他们占据了花园周围的位置，仿佛是丑陋的草坪装饰物。詹曲和另一个仆人迅速跑过去，打开甲壳虫车的有机玻璃顶盖。市长大人跨了出来，昂首阔步地径直朝房子走来。

马格努斯·克罗姆成为伦敦城的掌权者已经将近二十年，可是他看上去仍旧不像一位市长大人。凯瑟琳的历史书里的市长大人们都是胖乎乎的、快活的、脸色红润的人，但克罗姆瘦得像只苍老的乌鸦，并且还加倍地阴沉。他甚至不穿猩红长袍，这可是过去其他市长的骄傲和快乐所在。他还是穿着白色橡胶的长外衣，前额上有着工程师公会的红色轮子徽记。以前的市长大人们都会除去他们的公会徽记，以表示他们是为整座伦敦城服务的，但当克罗姆掌权之后，事情就变了——然而就算某些人说一个人兼任工程师公会会长和市长大人两职是不公平的，这些人也还是会承认克罗姆在管理城市事务这一点上做得不错。

凯瑟琳不喜欢他。即使他对她的父亲很好，她也从没喜欢过他。而且她今天上午也没心情见他。刚一听见前门滑开，她就赶紧回到走廊里，开始往上走，一边轻声呼唤狗狗跟上她。一走过第一个弯，她就停了下来，躲在一个浅浅的凹角里，将指尖搭在狗狗头上以令它待着不动。她看得出她父亲遇到了某些可怕的大麻烦，所以她不会再让他守着真相不告诉她，好像她还是个小女孩似的。

几秒钟后，她看到詹曲到达了中庭的门口，手里抓着他自己的帽子。“这里走，尊敬的阁下。”他一边咕哝着，一边躬身，“小心脚下，市长阁下。”

紧跟在后面出现的就是克罗姆。他稍停了片刻，脑袋以一种像是爬行动物般的古怪方式左右晃动。凯瑟琳感觉到他的目光好像一阵来自冰封荒原的寒风一样扫过走廊。她把身子朝凹深处缩进去，同时向魁科和克莱奥祈祷让克罗姆不要看见她。片刻之间，她能听到他的呼吸声，还有他的橡胶外衣发出的微弱的吱吱嘎嘎声。随后詹曲便将他引进了中庭，危险终于过去了。

她一只手紧紧抓着狗狗的项圈，蹑手蹑脚地回到门口倾听。她听到了父亲说话的声音，脑海中勾勒出他站在景观喷泉边上，让手下将克罗姆引到座位的样子。他开始礼貌地聊起了天气，但市长大人冷硬尖锐的话音打断了他：“我读过了你关于昨晚的异常事件的报告，瓦伦丁。你曾经向我保证过那一家子都已经被处理掉了。”

凯瑟琳猛地从门口退开，好像被门烫伤了一样。那个老家伙怎么敢这样对她父亲说话！她不想再听了，但好奇心还是压倒了她，于是她再度将耳朵贴到木门上。

“……来自我过去的幽灵。”父亲正说着，“我想不出她怎么逃走的。只有魁科才知道她从哪里学得如此敏捷和狡猾。不过她现在已经死了。还有那个抓住她的男孩也是。可怜的纳茨沃西……”

“你确定吗？”

“他们掉出了城市之外，克罗姆。”

“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们是在松软的土地上行进，他们可能幸存下来了。你应该派人下去察看。记住，我们不知道那个姑娘了解多少她母亲的工作。如果她把我们拥有美杜莎的事情告诉其他城市，而我们却还没做好使用它的准备……”

“我懂，我懂。”瓦伦丁烦躁地说。凯瑟琳听见一张椅子吱呀一声，他重重地坐了下去：“我会坐‘秘层电梯’号回去，看看是否能找到尸体……”

“不。”克罗姆命令道，“我给你和你的飞艇安排了其他任务。我要你往前飞，看看伦敦和目标之间有些什么。”

“克罗姆，那是计划委员会的侦察船的工作，不是‘秘层电梯’号的……”

“不。”克罗姆再次厉声说，“我不希望太多的人知道我们要把城

市带去何方。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会知道的。另外，我心里还想着一个任务，我只信任你去执行它。”

“那个女孩呢？”瓦伦丁问。

“不用担心她。”市长大人说，“我有一个可靠的特工，可以去追踪她，完成你没能完成的工作。集中精力把你的飞艇准备好，瓦伦丁。”

会面结束了。凯瑟琳知道市长大人准备离开，赶紧在门打开之前往走廊上跑。她的思绪旋转得比伦敦博物馆古代科技厅里的滚筒烘干机还要剧烈。

回到她的房间后，她坐下来回味她听到的事情。她本还指望着能解开谜团，可相反谜却变得越来越多。她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父亲的确有一个秘密。之前他从来没对她隐瞒过任何事情。他总是告诉她所有的事，然后询问她的看法，想要听她的建议。可现在他和市长大人说起了悄悄话，关于那个女孩是“一个来自他过去的幽灵”的事，还有派某个特工回去找她，去做……什么？汤姆和那个刺客真的还可能活着吗？还有为什么市长大人要派父亲去执行如此隐秘的勘察飞行？还有为什么他不想说出伦敦要去哪里？还有，美杜莎到底是什么？

6 斯匹德威尔

整整一天他们都挣扎前进，沿着伦敦城在大狩猎场的松软土地上犁出的疤痕跋涉。城市不曾离开他们的视野，但它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向东远离他们。汤姆意识到它可能很快就会永远消失在地平线上。孤独感扭痛了他的心。他从没有非常喜欢身为历史学徒（三等）的生活，可现在那些身处博物馆的岁月就像是一场金色的美梦。他发现自己开始怀念挑剔的老阿肯伽斯博士，还有浮夸的恰德雷·珀玛罗伊。他怀念自己那个在漏风的寝室里的铺位，以及漫长的工作。他还怀念凯瑟琳·瓦伦丁，虽然认识她仅仅只有几分钟。有时，要是他闭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到她的脸，她温柔的灰眼睛，还有可爱的微笑。他确信她并不知道她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看着点路！”赫丝塔·肖呵斥道。汤姆睁开眼，发现他差点把她带到了某条辙印豁口一侧的悬崖上。

他们走啊，走啊，汤姆开始意识到他最怀念伦敦城的是那里的食物。公会食堂里供应的那些东西从没有多好吃过，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而他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当他问赫丝塔·肖，他们该靠什么来维生的时候，她只是说：“我猜你现在一定希望自己没有弄丢我的背包，伦敦小弟。我的背包里有些很好的风干狗肉。”

午后不久，他们路过了几棵灰不溜秋的灌木，伦敦城的履带没有把它们完全埋掉。赫丝塔扯下一些叶片，用两块石头把它们磨成浆汁。“煮一下会更好。”他们一边吃这恶心的植物黏液，她一边说，“我生火的工具都放在背包里了。”

之后，她在履带的人字纹印迹形成的某个深池塘里抓到了一只青

蛙。她没有分给汤姆。汤姆也尽量不去看她吃。

他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去了解她。她多数时候都很安静。当汤姆试图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就会凶狠地盯着他，于是他很快也习惯了在沉默中赶路。但有些时候，她会突如其来地开始说话。“地势升高了。”她可能会这么说，“这表示伦敦会慢下来。全速爬坡很浪费燃料。”接着，在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妈妈常说牵引城很蠢。她说它们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在一千年前，到处是地震，还有火山，还有南下的冰川。可现在它们依旧不停地到处滚动，相互吞噬，而人们却太过愚蠢，不明白该让它们停下。”

虽然汤姆的确觉得她的母亲听上去像是个危险的反牵引主义者，他还是喜欢她开口说话。不过当他想要继续对话的时候，她又沉默了，抬起手捂住自己的脸。在她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两个赫丝塔存在着，一个是冷酷的复仇者，一心只想杀死瓦伦丁；另一个则是敏锐、聪慧、可爱的女孩，汤姆有时会感觉到这个女孩躲在伤疤面具之下悄悄窥视着他。他猜想她是不是还有点生气。要是亲眼看到你的父母被杀害，任何人都气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那是怎么回事？”汤姆温和地问她，“我是说，你的妈妈和爸爸，你确定是瓦伦丁——”

“闭上嘴走你的路。”她说。

不过在天黑之后，又过了很久，当他们蜷缩在一个淤泥洞穴里，以躲避寒冷的夜风时，她突然开始对他讲她的故事。

“我出生在大地上。”她说，“不过不是像这样的。我生活在橡树岛，在西面很远的地方。那里曾经是大狩猎场的一部分，但是地震将它周围的土地都沉到了海里，把它变成了一个岛屿，距离岸边太远，远到任何饥饿的城市都攻击不到它，岩石又太多太嶙峋，多到那些两栖城镇也无法接近。那里是个可爱的地方，有绿色的山丘，有露出地面的连绵

宏伟的岩层，还有流过茂密橡树林的淙淙小溪。树林被苔藓染成灰色，苔藓又给树木铺满乱蓬蓬的绒毛，好像上了年纪的狗。”

汤姆一阵战栗。每个伦敦人都知道，只有野蛮人才住在地球上。“我宁可待在安稳的甲板上。”他说。但赫丝塔显然没有听到他的话，从她扭曲的嘴唇里源源不绝地流出话语，就好像她自己都没有其他选择一样。

“那里有一座城镇，叫作游陵镇。它曾经一度四处游走，但人们厌倦了不停逃离更大的城镇，于是他们让它漂洋过海来到橡树岛，卸掉了它的轮子和引擎，把它嵌进了山麓。它已经扎根在那儿一百多年了，你根本看不出它曾经移动过。”

“可那太糟糕了！”汤姆倒抽一口凉气，“这是完完全全的反牵引主义者！”

“我的妈妈和爸爸从前住在一条远离镇子的路上。”她完全无视他，继续讲了下去，“他们在荒地边缘有一座房子，与海潮为伴。我爸爸是一个农夫，妈妈像你一样是个历史学家——当然，比你要聪明太多。她每年夏天乘坐她的飞艇离开，去挖掘古代科技，但到了秋天就会返家。在寒冬的夜里，我总是爬到她在阁楼上的书房去，吃夹了奶酪的吐司，这时她就会给我讲述她的冒险经历。

“七年前的一个夜里，我在很晚的时候醒来，听见阁楼上有着争吵的声音。于是我爬上梯子，瞧见瓦伦丁就在那儿。我认识他，因为他曾是妈妈的朋友，路过的时候会经常来探访。只是那晚他并不很友好。‘给我那个机器，潘多拉。’他不停地说，‘把美杜莎给我。’他没见到我在看。我就站在梯子顶上，往阁楼里张望，害怕得不敢再往上爬，也害怕得不敢回去。瓦伦丁背对着我，而妈妈面对他站着，拿着那个机器。她说：‘去你的，泰迪乌斯，是我找到的，它是我的！’

“然后瓦伦丁就抽出了他的剑，然后他……然后他……”

她暂停下来，大口喘息。她想要住口不语，但回忆的浪潮汹涌而来，载着她回到那个夜晚，回到那个房间，回到她母亲的那张星图，鲜血喷溅在星图上，仿佛新的星座。

“之后他转过身，发现我正在看，便朝我冲过来。我赶紧往下跳，他的剑只划破了我的脸。我摔下了梯子。他一定以为把我杀了。我听见他走到妈妈的书桌那里，开始在纸堆里翻找，于是我跳起来就跑。爸爸躺在厨房地面上，他也死了。就连狗也都死了。

“我跑出屋子，看见瓦伦丁那艘巨大的黑色飞艇停泊在花园另一头，他的手下等候在边上。他们追赶我，但我逃脱了。我跑到船坞，把爸爸的小船撑离岸边。我想我当时是打算去游陵镇求救——我当时还很小，以为医生可以救治妈妈和爸爸。但疼痛还有失血让我过于虚弱……我设法解开了缆绳，海流就把船卷了出去。接下来我记得的事情，就是在大狩猎场的岸边醒了过来。

“在那之后我就住在野外。一开始我不记得太多事情，就好像他切开了我的脑袋，我的一部分记忆洒了出来，其余的则是一团乱麻。但慢慢地我开始回忆起来。有一天，我记起了瓦伦丁，记起了他干下的事。就在那一天，我决心找到他，以他杀死我父母的相同方式，把他杀死。”

“那个机器是什么？”在长长的沉默之后，汤姆问，“那个什么美杜莎？”

赫丝塔耸耸肩（这时天已经太黑了，看不见她的动作，但汤姆听见了她耸肩，她的肩头在脏外衣下移动的声音）：“是我妈妈找到的某个东西。古代科技。它看上去并不重要，就像一只金属的足球，到处是撞击出的凹痕。但他就是为了这玩意儿才杀了她。”

“七年以前。”汤姆轻声说，“那是瓦伦丁先生成为公会会长的时候。他们说，他在野外找到了某个东西，克罗姆十分高兴，于是就升了